

THEY BELONG TO A BETTER PLACE

没有笼子的生活

编辑_李明昊、王灵 翻译_李明昊 摄影_Robin Schwartz

Robin Schwartz是纽约一名热衷于动物题材的摄影师。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她先后花了5年的时间走遍大半个美国去拜访收养猴子的人家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就是她名为“灵长类肖像”的系列。她试图通过这些图片向人们展示猴子的另类生活，以唤起人们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Q_你摄影的生涯是怎么开始的？能形容一下你自己吗？

A_我从学校毕业后，就去了纽约给一个摄影师当助手。作为摄影助理，当摄影师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得想方设法把它办好。我是个小小女人，所以很容易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Q_你为什么会对拍摄猴子的题材感兴趣？

A_我儿时就很喜欢猴子。我有很多猴子玩具。我从未没幻想过自己会有一只猴子，因为在家想养一只猫对我父亲来说比登天还难。摄影让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让我真正的接触到了它们。

Q_你是如何找到这个题目的？这些猴子都是别人家的宠物吗？想拜访这些人困难吗？

A_当我对某个题目感兴趣的时候，机会总会自己跳出来。一位在社区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女士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些动物。这位女士有家养猴子和黑猩猩的许可证。我与猴子的第二次接触源于我与我丈夫的老朋友的妻子的朋友的一次见面。我在展会上向所有人发放我的样片好让他们知道我在拍什么。这些照片获得了主人们的信任，这样一来我就结识了更多别的养猴子的主人。这些人允许我去他们家，并对我很客气，甚至还解决我的伙食。对于他们给我的机会和时间我感到万分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让我坚定了摄影的信念

Q_什么样的人或机构在收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都是来自哪里？

A_我曾见过很多被关在实验室里的猴子，它们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而且会经常因此而丧命。我还知道有些动物园也会贩卖多余的猴子，这些事情伤透了我的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在此我不想深究。但当我看见那些家庭不顾一切的从实验室救出这些猴子或者买下动物园多余的猴子，为它们提供安全的住所，与它们一起生活。甚至还有些人是在秘密地保护它们，这让我感到欣慰，也是我决心继续把这个项目做下去的原因，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生活。

Q_你是否有带主观色彩的去拍摄,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拍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A_我从来没有隔着笼子或者玻璃拍摄过这些灵长类动物，而是拍摄它们最真实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我总会站在解释和保护

我作品的立场上，或者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会有人去养猴子。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些地方，这是我的工作，尽管这些照片并未修改过，但还是有一层虚幻的色彩在上面而不完全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Q_你做这个项目花了多长时间？

A_我是个自由摄影师，所以我不把摄影当成工作，日程也会经常因此不断改变。这个项目从1987年开始直到1992年结束，联络工作花了1年，拍摄花了4年。在这之后，限制饲养灵长类动物的法律就出台了。

Q_这些猴子都生活在什么地方？

A_它们都在纽约地区、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还有佛罗里达州，这些我以前从没去过的州。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宠物，一些是从实验室救出来的或者在中西部地区被人拍卖的。我也拍过一些卖艺的猴子，还有动物园里的和被关在特殊实验室里的猴子。

Q_我知道你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士，当你拍摄这些猴子的时候你作何感想？这使你改变你的观点了吗？

A_做这个项目，我被人们邀请到他们家里去然后得到他们的信任，有些人现在与我还保持着联系，对此我备受恩宠。我为我能见到的每只猴子和它们95%的主人而感到高兴，我很想念他们。

Q_你会把猴子当作宠物来喂养吗？

A_不会，拍摄它们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拥有它们。

Q_你通常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和它们相处,它们接受陌生的人介入它们的生活吗？

A_所有猴子都各不相同，在这儿，信任和本能对于改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Q_它们有让人心烦的时候吗,最让人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A_通过这个项目我了解到它们在被抚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所有的猴子都像不能驯服的动物一样会咬人，不论它们生来就被囚禁与否。





